

3. 1
11

青春常在

(苏) 柯切托夫

青 春 常 在

PA
R813.1
20311

МОЛОДОСТЬ С НАМИ

〔苏〕柯切托夫 著

刘 恩 鸿 译

李 鹤 龄 校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311

青春常在

(苏)柯切托夫 著

刘 恩 鸿 译

李 鹤 龄 校

责任编辑：唐荫荪

装帧设计：胡 杰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0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48,000 印张：19.625 印数：1—300,000

统一书号：10109·1227 定价：1.68元

出版说明

这是苏联作家柯切托夫（1912—1973）在五十年代中期写的一本长篇小说。柯切托夫在苏联是以描写工人形象著称的作家。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描写当代现实生活的，如《茹尔宾一家》（1952）、《叶尔绍夫兄弟》（1956）、《州委书记》（1961）等，在我国都有中文译本，而且早已脍炙人口。这本《青春常在》在我国译成中文和读者见面，还是第一次。这部作品描写的虽然是五十年代苏联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但其中一些描写苏联社会政治生活腐朽黑暗面的章节，对于帮助我们全面认识 and 了解苏联，有一定的作用。在艺术手法方面，这部小说中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另外，柯切托夫在六十年代写的一些作品，在苏联褒贬兼有，并曾引起过全国性的争论。目前我国文艺界对柯切托夫本人及其作品，也有不同的评价，这一点是应该向读者说明的。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十月

主要人物表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科洛索夫——金属研究所所长。

奥丽娅——所长之女，历史研究生。

柯斯嘉——所长之子，苏军中尉。

瓦西里·谢尔盖维奇·鲍罗金——所长的妻兄，苏军侦察上校。

（瓦夏舅舅）。

瓦尔瓦拉·依格纳季叶芙娜·斯特列里巧娃——冶金研究室副主任。（瓦莉娅）

费道尔·依万诺维奇·马卡洛夫——区委书记，巴威尔·科洛索夫的挚友（费嘉）

维克多·米哈依洛维奇·茹拉符列夫——青年炼钢工，奥丽娅的丈夫（维佳）

阿列克赛·安德烈耶维奇·巴克拉诺夫——研究所副所长。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马留金——老布尔什维克，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博士。

谢拉菲玛·安东诺芙娜·舒瓦洛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博士、教授。

格里高利·依里奇·鲁缅采夫——高级研究员、博士、教授。

基利尔·费道洛维奇·克拉斯诺赛尔采夫——高级研究员、教授、博士、冶金室主任。

亚历山大·里沃维奇·别洛格鲁道夫——高级研究员。

瓦连金·彼得罗维奇·哈里托诺夫——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教授、
博士。

奥列格·尼古拉也维奇·里帕托夫——研究所出版部主任。

依万·依万诺维奇·魏杰尔尼柯夫——研究员、发明家、博士。

楠娜·阿纳托里叶芙娜·萨马尔金娜——副博士。

鲍里斯·符拉基米洛维奇·乌拉里斯基——某州报摄影记者，舒
瓦洛娃的丈夫。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乌赫瓦特金——某钢铁厂副总工程
师。

米连季耶夫——所党委书记。

萨瓦捷耶夫——市委第一书记。

穆考谢耶夫——研究员。

谢勉·尼卡诺洛维奇·叶烈缅也夫——蜕化变质分子。

第 一 章

父女俩默默无言地、缓慢地登上三楼。父亲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在前，女儿奥丽娅在后，相隔只一步。

他们俩就这样缓慢地迈着颓丧的步子，徒步穿过整个冰冻了的城市，从坟地回到了家里，一路上彼此没说一句话。从东湖刮来的寒风，在房顶上呼啸；二月的风搅雪，在阴沉的街头大肆淫威，掩盖了电车道，鞭打着行人的面庞、膝盖、脊梁。奥丽娅觉得街头的寒风已经钻进了心房，心脏行将冻僵，如同早已冻僵了的手足一样。眼看着再跳一下就要停止跳动了。

真想跑上楼梯，抢在爸爸的前头，象往常一样，首先按住白色的门铃按钮。

但是今天用不着匆忙，因为没有什么地方急着要去。今天已再没有人来开门了。二十三年前，年轻的妈妈双手抱着用粉红色被子裹着的女儿，第一次跨进这扇房门。妈妈没把女儿交给爸爸抱，因为年轻的爸爸上产院时，穿上一双新皮鞋，踏着春天的薄冰，一路上摔了几次跤。

不，现在根本没有必要急于跨进这扇熟悉的、亲切的房门。

这扇门蒙着褐色的漆布，大概是奥丽娅读七年级，也许是读六年级的时候，一个顽皮的男孩子，用一枚大头针在漆布上面划着：

“奥丽娅 + 舒里克 = ?”

一定是爸爸害怕这空无一人的住宅。走到门口边他就停下了脚步，背对奥丽娅，一动不动地伫立良久。在门上奥丽娅又看见了那道没有答案的计算题。这道题曾经使一个顽皮的男孩激动不安。写在墙上、栏杆上和楼梯上的字，奥丽娅已经读了上百遍了，现在她又在机械地重读它。这些字，清洁工每星期都要擦洗掉，不过擦后重新又出现了：“留布卡是坏东西”，“留布卡是傻瓜”，“留布卡是山羊脚”。上面一层住着一位男高音歌唱家。那些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对他的老婆恨得要死，因为她不让他们进歌唱家的门，不让歌唱家接电话，并且把他们写给歌唱家的信从邮箱里拿出来，直接扔在楼梯上，而这些信是用洒了香水的信封套着的。

奥丽娅没有发觉：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已经从衣袋里掏出了钥匙并且打开了门锁。门开了，她又看见了蒙在前厅中大镜上的那块黑纹布。等奥丽娅跨进门坎，巴威尔·彼得罗维奇便随手关上房门，走进了厨房。奥丽娅向厨房里面望了望：父亲异乎寻常地佝偻着腰，坐在靠近窗旁的一张沙发上，还是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穿着套鞋。大衣领子是竖起的，上面的领钩紧扣着。多少年来，妈妈总是注意让他保持这个样子，因为她担心爸爸的健康，而爸爸却经常感冒。爸爸帽子上、衣领上和眉毛上的小雪粒已经融化，映着淡淡的暮色，一颗颗细小的水珠在他面颊上滚动。爸爸的目光凝视着一把高背椅，妈妈生前喜欢坐在这把椅子上面沏茶，做家务。

房子里面是暖和的，但奥丽娅感到周身发冷，比大街上还冷。

奥丽娅明白：她应该扑向爸爸的怀抱，抱住他，安慰他。但是她做不到，她没有这种力量。她自己一直在等待别人的安慰。她心中深深地隐藏着这样一线希望：所有这一切突然都成了假的，是某一个不怀好意的人开的一场令人讨厌的玩笑。

她带上了厨房门，让父亲一个人待在那里，径自走到父亲的书房，和衣躺在冷冰冰的黑色长沙发上。窗帘垂放着，书房里显得昏暗异常。窗外飘着雪花，房间角落里的一座大钟不慌不忙地、有节奏地滴嗒滴嗒地走着……奥丽娅仿佛又听到了墓地挖坑时锹镐的碰击声，仿佛又听到了那种永远埋藏在记忆里的棺木盖土时的冷酷无情的轰隆声。她在长长的沙发上卷缩成一团。谁说她奥丽娅是二十三岁呢？这不对！她十岁还不到，她是八岁……七岁……。她会突然嚎啕痛哭，会对整个房间，甚至是对全世界高声叫喊，好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她心里的可怕的痛苦。

但是，在过去的几天里她哭得太多，以致现在已经哭不出声来了，她只能低声抽泣。在抽泣声中，她坠入了梦乡。

突然间……是的，她的希望没有落空：当然，这一切都是假的。奥丽娅早就知道嘛！——前厅里响起了响亮的铃声，这声音急促、有力，与任何人的按铃声都不会混同的，这是妈妈按门铃的声音！

“妈妈，亲爱的妈妈回来啦！”奥丽娅用尽力气喊了起来。接着，她就醒过来了。

响的是爸爸桌上的电话铃。桌旁墙壁上妈妈的肖像在望着奥丽娅。外面亮着一盏灯。在摇曳的灯光中，妈妈的肖像栩栩如生。这是一位十分年轻的妈妈：头发剪得短短的，几乎就是一个男孩子。身穿一件制服，不知道为什么，爸爸妈妈把它叫做青年突击队服。肩上斜挎着一根宽皮带，小口袋上别着共青团团徽。妈妈

仿佛扬起剪着短发的头，高挑着美丽的双眉，眼睛里闪烁着愉快的蓝色的光焰。

电话铃几乎一直不停地响着，中间只是间断了短短的几分钟。有时也传来前厅的门铃声，但不是妈妈约定的铃声。因此，无论是奥丽娅还是巴威尔·彼得罗维奇，都没去开门。他们什么人也不愿去见。自从可怕的冻土块盖住了棺木以后，他们就心照不宣地对所有的亲友和熟人都避而不见。现在，朋友们自然会对此感到不安。但是他们对这种不幸又能给以什么样的慰藉呢？

奥丽娅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拉亮了吊灯，走到妈妈的像前。她开始仔细地端详着妈妈面孔上的每一个特征。象这样瞧着妈妈这张无限亲切、无限可爱的脸庞，还是在她幼年的时候。那时，世界上没有人比妈妈更聪明，更漂亮。打从十五六岁起，她就没有这么走近过妈妈的像前，就没有怀着这般的热爱，这么仔细端详过妈妈的像片了。这样做大概是在那个顽皮小孩在门上划上有加号和问号的算题之前。这道计算题是颇费猜疑的，也是令人激动不安的。

回想起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奥丽娅渐渐地把妈妈的关心和爱护当成了累赘。奥丽娅有时要急着去溜冰场；有时要去学校参加邀请了邻近学校小朋友的晚会；有时要在街头巷尾约会；有时又要进行意义深远的重要谈话。这种谈话的结果，或者是谈话双方久久地站在奥丽娅的家门口，谁也没有力量说“再见”；或者是不欢而散地说：“永不相见。”

后来开始了比中学时代更为严肃的大学生活。关于学院的生活情况，奥丽娅跟妈妈谈得愈来愈少，学院里的许多事情在她脑海中把对妈妈的印象给掩盖住了。当然，妈妈总归是妈妈——最可爱、最亲近的人。但不知为什么，只是在奥丽娅生病时她才体

会到这一点。那时妈妈象个小护士似的坐在她的床边，把一块湿布放在她的喉咙上，一天三次把她的体温记在小本子上，深更半夜把一杯酸果汁送到奥丽娅干瘪瘪的唇边。

奥丽娅很少生病，她经常是健康的。她认为妈妈就是为她——奥丽娅的生活方便而活着。妈妈已经什么也不需要了，她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干吗还要那些鞋呀、连衣裙呀，干吗还要上剧院？需要打扮、娱乐的是她，奥丽娅，是她才需要剧院，因为她奥丽娅才正是青春年少，全部生活还在前面呐。

学院的同学们经常在奥丽娅家里聚会。在这些客人面前，奥丽娅便向妈妈表示亲热。于是妈妈便去做饭炒菜，烧呀、烤呀地忙个不停，就好象来的不是奥丽娅的客人，而是妈妈的客人似的。每次妈妈都把桌子布置得漂漂亮亮。到了这时，奥丽娅便想方设法把爸爸妈妈从家中支开，因为她觉得他们会妨碍她。从妈妈的眼神来看，奥丽娅发现妈妈很想留下来和青年人一起唱歌跳舞。难道妈妈的体型，难道妈妈的乐观愉快的性格以及妈妈这张可爱的脸庞真和奥丽娅的年轻女友们有多大的差别吗？

可是奥丽娅硬着心肠，极力不去看妈妈的眼睛。

想起来真可怕！那时，每当妈妈和爸爸去到疗养地的时候，她——奥丽娅总是感到兴高采烈。她之所以迫不及待地等着这一天，就是因为从此她就可以当家作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妈妈，亲爱的好妈妈，”奥丽娅一边把前额贴到像框的玻璃上，一边低声自言自语地说，“只要你能够再回来……我们一定和你一道去看戏，一定和你一起跳舞、唱歌，只要你，亲爱的好妈妈，我只需要你一个人，别的人，我永远也不要。让我们一块儿度过所有的夜晚，让我们倾吐心中的一切。要知道，最亲爱的妈妈呀，你对自己的小女儿了解得太少啦，她还有许许多多的秘密

瞒着你呐……

奥丽娅把脸从冰凉的镜面上移开，好象在等着妈妈对自己的请求作出回答。她也似乎感到妈妈在看她，仿佛在责备她说：“可你对我很了解吗，我的女儿？你是否常常问过我的生活呢？”

蓦地，奥丽娅被窗户上的一声闷响吓得哆嗦了一下。她走近窗前，撩开窗帘的一角，原来玻璃上粘上了一团雪。接着又啪地传来一声更响的打击声，又是一块雪团落在前一块的旁边。

奥丽娅看见在下面马路上有一条黑影。这个人正猫着腰，大概他又在一把一把地捏着新雪团。看不清这是谁，因为街上仍是风雪交加。奥丽娅也没想去弄清这究竟是谁，反正不是瓦洛加，就是阿纳托里。谁都一样。他们要干什么？这样的人多不懂事！……奥丽娅沉重地叹息了一声。她又回想起这两个人来。无论是瓦洛加，还是阿纳托里，她都好象有个时期喜欢过。但是爸爸……唉，这个爸爸呀！“你是不是想嫁给他？”每逢奥丽娅一提到瓦洛加或是阿纳托里的名字时，爸爸就突然来上这么一句：“这青年小伙子倒是挺不错。只是，只是你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下巴？一副奇怪的下巴！这是天老爷恶作剧，把小伙子的下巴一分为二了。请原谅我，奥列奇卡，这不是下巴，而是……而是……可这怎么对你说才好呢……鬼知道！”要不，谈到阿纳托里的时候，爸爸又会说：“一对招风耳，十足的呆子相，他叫我想起了高射炮兵连队的探测器了。可总的来说也还是个极可爱的人儿。”

叫爸爸这么一说就全都吹了。在瞅着瓦洛加时，奥丽娅的眼睛就总是离不开他的下巴，就好象瓦洛加整个人都是由这个有着一条深沟的下巴做成的似的。在瞅着阿纳托里时，她简直想哭——这不是阿纳托里，而是一台探测器。

不知为什么，爸爸连想也不想，她奥丽娅总有一天是要嫁人

的。“这真可怕！”爸爸忿怒地跟妈妈说。“还不知要给哪个起粉刺的毛小子缝补袜子哩，还要给人家烫平油渍麻花的裤子，做什么鱼杂汤，还得顺从人家一些蛮不讲理的行为。凭什么权利？为什么？为什么她一定要离开自己的家？天晓得要到哪儿，一辈子得跟在自己的——请别见怪——一辈子得跟在自己的夫主偶像的屁股后面转来转去？”“嗯，那我和你呢？巴甫立克？”妈妈微笑地回答，“你已经忘了我们是怎样生活来着，在我给你补袜子的时候……”“我们！”爸爸蛮不讲理地打断了妈妈的话：“这怎能相比！我们！我们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那时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大约七八年前，要不就是十来年前，奥丽娅不知怎么常对爸爸和妈妈的关系深感不安。当没人在家时，她就钻进父亲的书房，打开爸爸书桌左面的小柜，柜里放着一捆捆用绳子扎起来的厚厚的信件——妈妈给爸爸的和爸爸给妈妈的书信。信中常常夹着一些照片。打从那时起，奥丽娅就再也没看爸爸书桌左边的小柜了。“我们那时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父亲的这句话一直在奥丽娅的耳朵边回响，使人又想起这些信件和照片来了。关上吊灯之后，奥丽娅坐在沙发上，拧开了带有绿色灯罩的台灯，从柜里掏出一捆用细绳扎着的信件，奥丽娅的眼眶里立刻滚出两滴眼泪，落在旧式的信封上，发出清晰的响声。信封上的地址是妈妈亲手写的，是妈妈亲切的笔迹，字体大而不草。妈妈就是用这种笔迹来给奥丽娅写便条的：“饭菜都盖在你的小被子里面，你吃吧。完了把碗洗干净。”或是这样写道：“今天我回家晚些，请你代我照料一下家事。别忘了给爸爸留饭。”

电话铃继续在响着，雪团也还在一块块地向窗子上飞来。门前的楼板上有人用鞋跟踩着瓷砖地，屋角里的时钟每隔三十分钟报时一次。但奥丽娅对这一切都不加理睬。以往的信件和过去的

照片一页接一页地在奥丽娅眼前展示了双亲过去的生活。

这是爸爸在内战时期从格尼斯堡寄来的一封信。爸爸写道：城市还在炮火之中，战斗正在市中心进行，但他所在的连队已退出战斗，驻扎在一个湖畔。战士们脱下军装，用早春冰冷的湖水冲洗着身上的硝烟尘土。信里请妈妈原谅他用了这张齷齪不堪的信纸——这是格尼斯堡战火的证明。

信写得乐观、愉快。在信的最后爸爸写道：眼下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他很快就会回来。“那时我们的生活将重新开始！让所有的人都来羡慕吧！”奥丽娅还清楚地记得，读完这封信，她和妈妈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她还记得，她们是怎样一块儿给爸爸写回信的。看，那封回信也在这叠信件里。起初是妈妈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生物学方面的事情，讲了她的工作进展情况。后面写的全是幻想：描写战后想象中的重逢。

结果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既没有任何白马，也没有任何乐队，既没有人献花，也没有人抛帽子。本来，当爸爸的列车靠近月台的时候，妇女们是应该往空中抛帽子的。妈妈当时正在合作商店里排队买糖。而爸爸提着皮箱，背着背囊走进商店里，想给妈妈的工作单位打自动电话，因为他已经到过家门口，但是没人给他开门。妈妈听到背后有人在喊：“要女公民科洛索娃，”马上转过身来。这位唯物主义者，巴甫洛夫院士的追随者，在科学上反对主观主义的毫不妥协的战士，竟然晕倒了。

从这扎信件中奥丽娅又抽出一封信来，确切些说，这不是信，而是一个小纪念册。这是爸爸临上前线时留给妈妈的。爸爸要妈妈赶快撤退到大后方去并把奥丽娅带走。显然，妈妈并没有执行爸爸的命令。她没有随同研究所迁往西伯利亚，却去军医院当了医生；奥丽娅也就一直带在身边。

在纪念册中提出了很多事项，有些妈妈做了，每次写信都要告诉爸爸；而其它事项却没有执行，不管爸爸在信里怎么生气。

下面的一些信，有的是被奥丽娅忘却了的，有的是奥丽娅在童年时代所不能理解的或者是她完全不知道的。看看这些信，就可知道爸爸和妈妈常常是不在一起的。爸爸往往先是一个人去到那个城市，等安排妥当之后，妈妈才带着小奥丽娅和更幼小的柯斯嘉去找爸爸。他们先后到过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哈尔科夫、切利亚宾斯克和库兹涅茨克等地方。他们搞建设，和某些人争论，又跟某些人进行过斗争。在这以后，大都是爸爸一个人东奔西走，因为妈妈已经进了医学院学习。爸爸只是在休假期间和会考时才回来一趟，爸爸也在函授学校学习，学的是冶金专业。

爸爸和妈妈的来往书信是值得读的。读的时候眼前要放一幅地图和一部最新的历史教科书，因为信里展现出那么多的城市名称，提到并评述了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重大事件。比方说，无论在任何一本书里，奥丽娅都没有见过象这样详细地讲述农村集体化的事，而爸爸从乌克兰寄给妈妈的信却提到了这些详情细节。那时爸爸是个青年钳工，随同工人小组去到乌克兰的。

奥丽娅又翻出一张照片。在木板台上的一个大肚子铁滚筒旁，照下了爸爸和妈妈的合影。爸爸穿着工作服，腰袋里插放着一些工具，头戴鸭舌帽，差点罩住了耳朵，满面笑容地站在那里。妈妈呢，穿着一身帆布短上衣，整整齐齐，下罩褶裙，脚上一双俄罗斯式的小皮靴，头发用手帕扎了起来，瘦小而窈窕。她也在微笑，不过笑得矜持。她那时是管混凝土搅拌机的搅拌工，还只有十六岁。她刚和爸爸认识三天，这张照片是爸爸的一个朋友，也是个钳工费嘉·马卡洛夫在午休时给他们照的。这些情况妈妈亲手写在小照片的背面。

那时候的信件，已经在口袋里磨搓得破旧不堪了，变成了烂条碎块。有些信封上的地址就是“这里”。爸爸有时写了些令人难以理解的词句，妈妈的回信也是冷冷淡淡，无关痛痒。“我不懂你在讲些什么。我提议：咱们永远作朋友吧。”当奥丽娅读到这些话时，不禁破涕为笑。嘿！妈妈多滑头！有一次当阿纳托里谈到自己的感情时，她竟如法炮制，作了同样的回答。奥丽娅也装着不懂的样子向他伸出手说：“交个朋友吧。”

妈妈和爸爸互通信件和拍摄合影，都是从钳工巴甫路沙·科洛索夫被派去修理混凝土搅拌机的时候开始的。就在那台搅拌机旁，妈妈和爸爸才互相认识的。在这以前的照片，都是妈妈和爸爸的单身照片。奥丽娅目不转睛地看着一张大照片，在几株古老菩提树的树荫下，站着两排少先队员。在一面旗子的中间偏右的地方，站着一个高傲的小姑娘，高高地扬着头，穿着一件雪白汗衫和一双小白袜子，一条短短的小裙子，刚刚遮到她那两个晒得微黑的瘦小的小膝盖上。她按照少先队规定的方式系着一条红领巾——后来又把这种系领巾的方式教给了奥丽娅：样子严肃——在这面队旗下的所有少先队员，面色都很严肃。那时就连他们唱的歌曲都是很严肃的。常常在一些回忆往昔的晚上，妈妈和爸爸唱起自己当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时唱过的歌曲。为什么，为什么在那些晚上，她——奥丽娅偏偏要上影院或是跟一些小姑娘去逛大街呢？所以，现在再也回忆不起妈妈和爸爸是怎样唱那首“飞驰前进、奔向公社”的火车头之歌了，再也想不起他们是怎样歌唱布琼尼和第一个红军军官伏罗希洛夫同志的歌了，再也回忆不起爸爸妈妈是怎样歌唱一匹骏马的歌曲了，是它把自己的主人作为工人阶级英勇牺牲的事迹传到四面八方……

对自己的父母不甚了解，奥丽娅觉得并不要紧，因为她面前

就摆着他们的一大叠荣誉证书、奖状、任命书等等，上面写着：“工作成绩优异奖”，“执行任务模范奖”，“布尔什维克的主动精神可嘉”……所有这些，奥丽娅仿佛是初次见到；即使不是初次见到，那也完全可以肯定是第一次由于痛苦使知觉变得敏锐了以后，这才深刻地感到父母亲都是一直在做着平凡的但是非常伟大的工作。刹那间，奥丽娅感到父母亲那一代的优秀人物好象都汇集到这面写有“准备为工人阶级的事业而斗争！”的队旗下了。在奥丽娅面前，这幅旗子又换成了一个身穿雪白衬衫，神色严肃的小姑娘的形象。

奥丽娅把头耷拉到零乱堆放在桌上的信纸和照片上。只要这个小姑娘——奥丽娅的妈妈能复活过来的话，那么奥丽娅在此时此刻，就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这条任何人也不需要的愚蠢的生命交出来。

书房的地板猛然一震，房子里轰然一声——象是落了一颗炸弹。奥丽娅心里蓦地一惊，赶快跑到走廊上：莫非爸爸出事了吗？透过锁孔由房门外传进了喊声：“开门，开门，要不我就撬门啦！”这声音很熟。奥丽娅打开了房门，冲进前厅的是满身是雪的柯斯嘉。

“妈妈在哪儿？”柯斯嘉一边解开军大衣的钮扣和皮带，一边喊着。“连按铃带敲门足有两个钟头了，窗口还扔了雪团！妈妈呢？”

奥丽娅站在弟弟面前，垂着两手。她真想扑到弟弟身上，拥抱他一下，把头贴在他的肩上。可她却站着一动也不动。于是柯斯嘉又喊了起来：

“为什么这么晚才通知我？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们！爸爸呢？”

奥丽娅望了一下厨房门。